

# 我的爷爷

■张 焕

爷爷出生于20世纪二十年代，身高一米九，清瘦而英俊，有四个儿子、六个女儿。奶奶常感慨后代子孙没能遗传爷爷优秀的基因——没有个子特别高的，没有特别俊美的，也没有酒量可以媲美爷爷的，更没有威望声名可以超过爷爷的。

我的家乡位于竹山县宝丰镇一个偏僻的山村，原名二龙桥村（现名喻家塔村）。年轻时，爷爷当生产队队长，以一己之力养活十二口之家。最困难的年代，在爷爷的庇护下，十个孩子没有饿过肚子，过年的时候人人还能穿上奶奶做的新衣服。

家乡有一座石场，凿开五米深，露出灰白色的石块，异常坚硬。爷爷叫它“磨石”。

爷爷是远近闻名的石匠，他凿出来的石磨、猪槽、水缸都是完整无拼接的。在家乡，会这门手艺的人很少，能精心制作整块成品石器的石匠更是屈指可数。那时，爷爷常告诉我，雕刻前要用尺子精确测量，凿刻时力度更要拿捏得当，稍有不慎，石器会碎裂，前功尽弃。

在我印象里，找爷爷制作石器的人很多，好几个人汗流浹背也要从爷爷手里买水缸、石磨抬回家。

爷爷凭借这门手艺，养活了庞大的家族。儿子结婚，爷爷都给盖了房子；姑娘出嫁，也有丰厚的嫁妆。爷爷为人大方豪气，酒量更是惊人，52度的苞谷酒每顿能喝一斤，然后依旧可以继续凿石。多年的石器买卖，爷爷结识了很多好友，他无疑是村里最有声望的人。年幼的我，常常在石场一角，看着爷爷凿石，他认真的样子，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对爷爷的爱，不仅是敬佩他能干，在贫穷年代养活了一大家子，更是因为他曾给予了我人生起点的自信和宠爱。

我出生于1988年，奶奶重男轻女，随口为我取名“换儿”，期盼家里能再生个男孩。奶奶一度打算把我送给一个不能生育的富人家，被爷爷和爸爸拦了下来。

爷爷很严肃，父辈们都不敢跟他大声说话，

孙辈更没人敢亲近他。唯独我，小时候一天到晚赖着他，让他举高高、骑大马。爷爷常说，孙辈二十多个孩子，我最像他。我常常坐在他怀里，看着他抽旱烟，调皮地拔他的白胡子和白眉毛，听他给我讲花木兰和女皇武则天的故事。他常告诉我：“女孩可以比男孩强。”

上学后，我的自尊心尤其强。当我捧回第一个第一名奖状时，爷爷对我赞不绝口。而后很多年，我都稳稳保持着第一，爷爷的夸赞成了我童年最好的奖赏。

村里习俗，女孩不能上桌吃饭，而爷爷却总是带我和他一起坐饭桌主位。这份特殊的“荣耀”，让我成了孙辈羡慕的对象，这也造就了我胆大傲娇的性格。我每次拿回奖状交给爷爷时，是他笑得最灿烂的时刻。他多次举起我，在门口的老槐树下旋转，伴着鸟鸣和落叶，我们的笑声留在了那个永恒的时空里。当我成为母亲后，看着我的孩子在旋转木马上欢笑，我会突然泪眼婆娑，想起我在爷爷臂膀里飞翔的美好岁月。

我小学四年级时，爷爷因为脑溢血突然离世。年幼的我还不懂得死亡。出殡那天，我随着送殡的队伍一跪再跪。

后来我拿回很多奖状，贴满了家里的四面墙。只是，再也没有爷爷托举的旋转，再也没有他的夸赞和笑声……我常坐在爷爷常坐的那把椅子上，恍惚间，闻到旱烟的味道，听到凿石的声音……

爷爷坟头的草青了黄，黄了又青。清明节，我一边烧纸一边和爷爷聊天，告诉他我如愿考上大学，成了村里唯一的女大学生。如果爷爷听得到，他一定会很高兴。

我后来学了医，毕业后在北京工作。每次匆匆回乡，我都会去爷爷坟头看看。爷爷凿石的石场，已经被泥土覆盖，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久久伫立在山头，看着这个古老的村庄，它似乎换了容貌，又似乎从未改变。

作者系竹山县人，现居北京

# 细雨清明

■高 英

母亲去世后，我的清明节就变成了雨天，淅淅沥沥，每一滴雨都落在我的心间，凄清、寒凉。后来父亲也走了，清明的雨更大了，冷雨扯天扯地，缠绵不绝。

那缕缕闪亮的雨丝，是女儿对父母深长的思念。

忘不了二老在世时那点滴相伴的时光。母亲呐，您亲手为我做的红绸缎绣花枕套我还珍藏着没舍得用，您亲手给我织的毛线袜我还在穿，好看、贴脚、暖和。您为我们一家三口制作的鞋垫也都还在用，每次刷洗，我都会想起您戴着眼镜在鞋垫上绣花的情景。

还记得那一年，您女婿不小心把一件刚买的黑呢子褂袖口处烧了一个洞，看我们心疼不已，您找来黑色毛线，用特殊的针法把那个洞缝补得平平整整，看不出一点修补的痕迹。那件褂子现在还挂在衣柜里，摸着它，似乎还能感觉到您那双巧手的温热。

父亲！好长时间没有吃您做的疙瘩汤了。小时候，每当母亲工作太累，您总会自告奋勇为家人做饭，而您最拿手的就是做疙瘩汤。削土豆皮，洗净切块儿，烧锅，用热油将葱姜蒜煸香，土

豆块儿下锅翻炒，撒五香粉、加盐。加水煮的当儿，您舀一瓢面粉在盆里，打两个鸡蛋进去，再加适量水，用筷子搅拌成黏稠的糊状。待土豆煮至软烂，就用筷子把面糊一坨坨挑起来放入汤水翻滚的锅里。不一会儿，一锅香喷喷的疙瘩汤就做好了。看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您就格外高兴。

从小您就培养我读书的习惯，在您和母亲的支持下，我得到了比同龄人更多的读书机会。您每次去县城开会或探亲，总会给我买书回来。后来调进县城，每逢寒暑假，您都会跟学校图书管理员商量，允许我进图书室挑选我喜欢的书读。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二老在世时，我对这句话并没有深刻的体会，而今你们都走了，我才深切地体悟到其中揪心的遗憾。

那年我去太和医院做手术，弟弟开车来送我。一大早，我和丈夫准备上车时，二老从车上下来，眼里闪着泪光，那满眼的关切、疼爱和担心，我毕生难忘。

那是深秋的早晨，寒气袭人，二老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母亲说，不送送我心里不安。可是，母亲呐，您知道吗，您来送我，我的心里也是不安的！坐上车，我强忍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

此去经年，不管健康还是疾病，不管快乐还是忧伤，我再也没法跟二老分享了。女儿只能在清明的细雨中，借此文献给二老，愿你们在天堂安好！

作者系房县一中退休教师



## 根

■野 狼

妈，我们回来了  
那一声我泪水长流，声音嘶哑  
天空下着清冷的雨，串成一线  
乡邻们已搭起了雨棚  
他们从救护车上抬下你  
掂着脚，生怕踩疼了脚下的大地

妈，那爆竹声你听到了吗  
你眼角落下的泪珠  
是二表哥为你拭去的  
你睡的床，是张大婶为你铺的  
屋里的火，是哑巴表哥升起的  
他用手比划着，说你怕冷呢

你坚持了一天两夜  
等所有的亲友、乡邻  
跟你说完知心话  
你安静地走了

在唢呐与锣鼓声中  
在百十位亲友乡邻护送下  
你被十六位乡邻抬在肩上  
热热闹闹地  
回到阔别三十年的老屋

在海拔八百多米的山脊上  
背靠西南，面朝东北  
老屋后是满山的松树、花栎树  
妈，你就守在这里吧  
你心心念念的老屋  
那一遍遍、一月月、一年年的叮嘱  
我怎能忘了呢

你瞧，门前的梯地  
是你和父亲一锄锄改造的当地  
石坎上，你们亲手栽种的茶树  
羞怯地躲在杂草丛中  
等你回家呀

清明来了  
山上的树发青了  
树林里飘散着兰花香  
是你最喜欢的清香

我想把地里种上茶树、银杏  
种上青松  
种上四季的欢悦  
几十年后  
这里的山、水、大地，以及四季  
会种进我的儿孙们心里

作者地址：张湾区红卫街道福星苑小区

